



种花种菜 种春风

Animal, Vegetable, Miracle:



A YEAR OF FOOD LIFE

〔美〕芭芭拉·金索沃尔 史蒂文·霍普
卡米尔·金索沃尔 著 赵晓晶 译



为错过的只有泥土，
其实，错过了整个生活。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们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013043807

1712.65
159

种花种菜 种春风

Animal, Vegetable, Miracle:

A YEAR OF FOOD LIFE



(美) 芭芭拉·金索沃尔 史蒂文·霍普
卡米尔·金索沃尔 著

赵晓晶 译



北航

C1646799

1712.65
159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13864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种花种菜种春风 / (美) 金索沃尔, (美) 霍普, (美) 金索沃尔著; 赵晓晶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5

书名原文: Animal, vegetable, miracle: A year of food life

ISBN 978-7-5086-3908-6

I. ①种… II. ①金… ②霍… ③赵… III. ①杂文-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009 号

Animal, Vegetable, Miracle: A Year of Food Life by Barbara Kingsolver

Copyright © 2007 by Barbara Kingsolv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bara Kingsolver c/o Francese Gold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种花种菜种春风

著 者: [美] 芭芭拉·金索沃尔 史蒂文·霍普 卡米尔·金索沃尔

译 者: 赵晓晶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09-0442

书 号: ISBN 978-7-5086-3908-6 / I · 371

定 价: 35.00 元

印 张: 10.25 字 数: 315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纪念亲爱的艾伦

10月

9月

8月

7月

6月

5月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颗植株上生长着一年四季里收获的所有蔬菜……我们将这称之为四季植物。』

第一章	家园的召唤 / 1
第二章	等待芦笋成熟 / 21
第三章	春季前行 / 39
第四章	四季植物阔步而来 / 57
第五章	莫丽·穆奇的季节 / 63
第六章	小鸡和蜜蜂 / 75
第七章	感恩 / 89
第八章	信任感不断增加 / 99
第九章	早餐前想通 6 件不可能的事情 / 111
第十章	选用当地的食物 / 133
第十一章	慢食主义的国家 / 139
第十二章	西葫芦盗窃案 / 157



Contents

种花种菜
种春风

目录

VII



VIII

第十三章 在“红州”的生活 / 177

第十四章 收获的季节，你逃不掉 / 197

第十五章 那里的鱼戴着王冠 / 217

第十六章 打碎的南瓜 / 231

第十七章 庆祝日 / 247

第十八章 在1月份，你能吃什么？ / 263

第十九章 饥饿的季节 / 279

第二十章 时光流转，生命重新开始 / 297

致谢 / 315

关于作者 / 317

作者作品 / 318

第一章 家园的召唤

这是一个关于健康食品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家小小的便利店。这是我们全家在亚利桑那州的最后一天，我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抚养了两个孩子，她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而现在，我们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们依依不舍，作别令人怀念的一切：那片灌木丛中，走鹃^①搭建了一个鸟巢，叼着蜥蜴喂养自己长相怪异的小家伙们；那棵树，是卡米尔学骑自行车时撞上的那个；还有那里，莉莉就是在那儿碰到过一条死蛇。沿着马路行走，记忆的闸门被瞬间开启，回忆仿佛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立刻将我们淹没。

一个人记忆中美丽的明信片，在他人看来可能会平淡无奇，毫无特色。而这里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我们熟悉这里的一切风景：巨大的仙人掌、草原上的小狼、远处的山峦，寸草不生的沙砾反射着太阳火辣辣的光芒。我们离开的这一刻恰巧是这里最丑陋的时候，这不由得让告别变得容易起来，但却依然像一场具有恶意中伤意味的暗算——就像和恋人分手，只因恋人在床上发型凌乱！那天的沙漠看起来令人厌恶，就像肌肉抽搐的脸上长满了痂子。

现在，正值5月末。自从感恩节以来，这里的降雨量还不足1英寸。这片贫瘠土地上常年生长着的仙人掌，似乎都要拔出根部，搭车逃跑。仙人掌的果实挥手作别萎蔫、枯黄的叶子，散落一地。高大的树形仙人掌极度缺水，摇曳地站立着，好像骨瘦如柴、摇摇欲坠的超级名模。即使是在每年最好的时节，沙漠里的生物依然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它们主要依靠水蒸气和特有的求生方式

^① 走鹃，生活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是一种速度飞快的地面鸟类。走鹃也被称为丛林鸡、灭蛇鸟。它还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州鸟。——译者注

来维持生命。目前，美国的南部各州已经连续第三年遭遇干旱，其他地方的人们却还在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应对全球变暖。而现在，我们就要直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了。

我们全家就这样离开此地，如同几只老鼠仓皇逃离熊熊燃烧的船只。朋友、沙漠、过去的家，还有即将面对的新家，一想到这些，就感到心痛不已。在图森^①的城市边缘，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加油站便利店前停下车子，想到即将离开亚利桑那州，一股难以自持的伤感浮上心头。我们需要加满汽油，备足路上充饥的食物，然后动身出发，寻找未来的出路。其实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在汽车后座下面的冷藏箱里塞满了食物。但我们还要继续行驶两千多英里的路程，所以要带着足够的粮食上路。在穿越几个州府之前，还要给汽车做个保养，然后听着车胎嘎吱嘎吱地碾过道路上的沙砾，一路飞奔。

这是一场生命的旅行。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市区边界，我们的城市生活宣告结束，接下来要前往阿巴拉契亚南部，开始我们的乡村生活。我们卖掉了房子，车子里塞满必备的东西：出生证明、有声读物，还有一只被麻醉的狗（我发誓，只是为了旅程顺利才会这样做）。其他全部家当会跟随搬家货车前往目的地。无论情况好坏，我们很快就要在一个农场里开始新生活了。

20年来，史蒂文在阿巴拉契亚山的南部一直拥有一块土地。那里有一间农舍，一个谷仓，果园和田地，还有专门用于“农耕”的土地。当我最初遇到他时，他就住在那儿，在大学里教书，平时总在整修自己的老房子，挨个修理破烂的窗户。我那时刚刚离婚，生活上几乎一团糟，以作家的身份来访。结果，我们的日程被全部打乱，以可预见的方式迅速坠入爱河。我和年幼的女儿喜欢住在图森的公寓里；史蒂文则更依恋自己的绿色农场，以及东边落叶林里鸟儿的歌声。史蒂文的爸爸听说我们即将结婚的好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问史蒂文，“你不能找个住得近点的姑娘吗？”

答案显然是“不”。我们保留了农场，把它租给另外一家人，然后就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享受幸福的婚姻生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图森，每到夏天就返回富足之地——农场。一年中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住在农舍后面森林中一间低矮狭小、歪歪扭扭的小木屋里，听着鸟儿婉转的歌声，种植着自己吃的粮食和蔬菜。女孩们（另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很喜欢这里：她们在溪水边玩耍，在水里捉小乌龟，接触真正的泥土。我喜欢在田间劳作，渐渐地，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既然全家人做好了准备，我们便决定长期在那里生活。

关于搬家，我们还有许多传统上的理由，其中包括家族因素。我的祖先，

① 图森，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南部城市。——译者注

金索沃尔家族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县城；而我则在几小时车程以外的肯塔基州长大。现在返回老家居住，会让我的孩子们与祖父母和表亲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不再是假期里的熟人。孩子们也不再是闯了祸就逃跑的家伙。在我长大后，就几乎从来没有与亲属共用过一本电话簿。而现在，在纪念日的时候，我可以从后院采摘几朵芍药花来装饰祖先的坟墓。图森让我睁开双眼看到整个世界，给予我写作的事业，一大群朋友，还有红色小辣椒和完美落日的感官享受。然而，在沙漠中生活了整整 25 年之后，我被召唤回家。

此外，我们决定搬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这本书将要阐述的内容。我们想在一个富足之地生活：那里雨水充足，庄稼生长旺盛，可以直接饮用的水从地里汩汩地冒出来。要离开挚爱的朋友，以及美国最有田园风格的城市，这个理由未免有些抽象。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数以千万的人们都会认为，图森所拥有的魅力使自己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这满足了这个城市中人们日益增长的日常需要，银行、商店、交响乐团、大学、艺术馆、公园，还有数不清的高尔夫球场。总的说来，这里能够完全满足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除了一样——那就是每隔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塞进嘴里保持生存的食物。正如美国许多的现代化城市一样，图森也像是一座太空站，将人类的生存列为重要考虑因素。实际上，在这里消耗掉的每一块食物都以冷藏的方式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城市里。这个城市中每一滴饮用水、洗衣水和金鱼缸中的水都来自不可再生资源——含水层正在急速缩小，甚至有时出现地面崩塌。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些城市通过一条穿越沙漠的 300 英里长的运河，获取来自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而为了满足人们饮水需要，现在科罗拉多河不再流入海洋，而是在墨西哥湾附近的沙坪上逐渐消失。

如果你认为，水源流过沙漠里几百英里长的运河，会逐渐蒸发，最终水中充满高浓度的盐分和淤泥，那么，我会告诉你，这种消极的观点会有碍于在亚利桑那州公共部门中获得提拔。当巨大而崭新的水龙头开启，开发者们已拟订计划，决定让水源覆盖沙漠中四面八方所有的住宅区。而我们这些人应该满心欢喜，因为新的水源流进了我们的水管，尽管政府警告，这种水有一点“特殊”。据说，饮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要把水放进鱼缸里，否则鱼会死掉。

于是，我们开始饮用，把这种水灌进咖啡机，混入孩子们的果汁，那么浓稠的液体简直能让一条孔雀鱼^①窒息。哦，美丽的美利坚^②，你的标准跑到哪

① 孔雀鱼，又称古比鱼，是颇具观赏价值的鱼类，它多变化的外形、颜色及花样深深烙印在每个爱好者心中。——译者注

② 《美丽的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美国的国歌。——译者注

里去了？作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文化祖先，欧洲人所拥有的拥挤而狭小的国家几乎能够塞进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公园里，但是，他们却如何占据了美国的市场份额？他们会用推土机推倒一家麦当劳，只因为威胁到他们上等奶酪的销路。当我们试图将改良基因塞进他们的面包，他们会在国际贸易中乱发脾气。他们会从意大利的帕尔马^①选取最爱的火腿，还有喜爱的奶酪，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食物具有古老的联系，都是由农夫通过牛奶和猪肉精心制作而成。喔！原来之前我们认为标签上的“帕尔马奶酪”，并不是“原产于帕尔马”，而是“来自一种绿色灌装机”。是不是因为我们品味过低，被欧洲人踢出局了呢？

不，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漂泊不定、贫穷或者过于热衷宗教。我们的祖先从欧洲来到美洲，就像为了寻求自由，创造《草叶集》^②中阐述的那种文化，听到美国人齐声合唱，根据需要在肚脐上打洞，我们可以随意享用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去听苦工的责骂：“你根本不知道你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你好，小子，我们的确不知道。

美国任何一家杂货店货架上的任意一种食品都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山万水才抵达目的地的，它们的旅程要比大多数家庭每年度假时走得还要远。这就是事实。在食品的运输、冷藏和加工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燃料^③，给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在图森，如果选择离家较近的食物，似乎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索诺拉沙漠^④自古以来提供给人类的除了建筑用的泥土，在食物方面，只有夏末雨季时的玉米和豆子，还有春天仙人掌的果实和野生的薯类。在这片土地上，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只有霍霍坎^⑤和皮马^⑥没有对环境带来超负荷的影响。当西班牙人抵达这里，他们没有采纳霍霍坎文化的节食方式，而是着手建立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种植橘子树和苜蓿，挖渠灌溉，每年抽取几百万加仑的地

① 帕尔马 (Parma) 是一个充满贵族文化传统的城市，城市间到处是珍贵的艺术品和文物，这些都显示了其曾经作为首都的角色。——译者注

② 《草叶集》，是 19 世纪美国作家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集。《草叶集》之名得于本诗集中的一句话：“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诗篇正如其名，展现着美国土地之上长满的芳草，生机勃勃地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之息。——译者注

③ 化石燃料，又称为矿石燃料，是一种碳氢化合物或其衍生物，其包括的天然资源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译者注

④ 索诺拉沙漠，北美洲的一个大沙漠，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及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大片地区。——译者注

⑤ 霍霍坎，西南美洲的另一支史前农业文化，该文化的先民们通过挖渠引水灌溉农田。——译者注

⑥ 皮马，亚利桑那州希拉河及索尔特河流域。——译者注

下水，而只有十几英寸的年降雨量远远不能恢复地下水位。亚利桑那州依然是一个农业大省。

耗油的食品

美国人花费在冰箱里的化石燃料几乎与汽车上的消耗相当。每年每人平均在农业上消耗掉 400 加仑^①的石油——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17%，仅次于车辆的消耗。拖拉机、收割机、联合收割机、灌溉、喷雾器、耕作机、压捆机以及其他农业设备都要使用汽油。而在农场上，真正消耗能源的却不是机器，而是所谓的生产投入。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在制造和加工过程中都要消耗石油。农业生产中，有超过 1/4 的能源被用于化学肥料。

然而，在我们用于食品的石油消耗总量中，庄稼从播种到收获所使用的石油却只占 1/5。绝大部分能源都花费在食物从农场送到人们餐盘的过程中。在典型的美国式餐食中，每样食物平均经历了长达 1 500 英里的旅行。除了直接运输，其他的耗油步骤包括加工（干燥、碾磨、切割、分类、烘焙）、包装、贮存和冷藏。在生产、包装和运输中所耗费的能源远远超过我们从食物本身获得的卡路里。

想要节约与食品相关的燃料消耗，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买一夸脱^②的机油直接喝下去。当然，还可以选择比较“美味可口”的办法。如果每个美国公民每周只吃一顿（任何一餐）由当地供应的有机肉类和蔬果，我们就会减少全国的耗油量，每周至少节省 110 万桶石油。注意，这里的计量单位不是加仑，而是桶。购买习惯的小小改变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想要成为不那么依赖能源的国家，也许只需从一顿健康的早餐开始。

即使是在 90 年代中期的人口生育高峰之后，整个州有 85% 的水源依然被用于灌溉棉花、苜蓿、柑橘和山核桃树等干旱类作物。温和的冬季提供给人类一个机会——人工创造漫长的夏季，前提条件是我们能用魔法召唤水源，来维持人类对于耕层土壤的错觉和幻想。

① 加仑，是一种容（体）积单位，分英制加仑、美制加仑。1 美加仑=3.79 升。——译者注

② 夸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1 夸脱在英国和美国代表的是不同的容量，而美国更有两种夸脱：干量夸脱及湿量夸脱。美制：一夸脱等于 0.946 升，即 0.000946 立方米。——译者注

在亚利桑那州，依靠借来的水源生活，一想到这就让我紧张不安。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从前图森开垦者建立的一个偏远的小村落，我们在院子里养鸡，种植大片蔬菜，自给自足，常去农贸市场购买亚利桑那州农民种植的果蔬，在这个“嗜油如命”的世界，想方设法地减少我们饮食中因运输所消耗的能源。这是一个魔鬼般的选择：抢夺墨西哥的水，还是侵吞沙特阿拉伯的天然气？

从传统上来说，工作和家庭往往决定着人们选择去哪里居住。除此之外，天气状况、子女学校以及其他影响生活质量的条件也应该加以考虑。我们在自己的选择条件中又加入了几点愿望，不只是人类生存必要的三项基本要素（阳光、空气和水）（而亚利桑那州只有充足的氧气）。如果我们在这里拥有家族关系，也许我们就会更有资格宣布在图森贫乏的餐桌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在青年时期搬来这里，然后经过结婚、生子，又多了三张嘴巴要喂养。作为这里的过客，我可能待得太久了。所以，当美国人口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迁移到阳光地带^①，而我们这车人却以狗刨式的泳姿逆流而上，前往充满希望的“迦南”^②，那里天空会降下充沛的雨量，绿色的植物长满整个土地。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一场冒险，根据我们的食物链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的第一站是要购买垃圾食品^③和化石燃料。

在空心砖垒砌的便利店里，我们在货架上搜寻蓝玉米麦片和蔓越莓干。我们家里喜欢天然食品的孩子买了一大堆能量棒^④，足够一只仓鼠度过余生。而这个家里生来节俭的妈妈则花了2美元买了一个可爱的绿色小瓶，里面装着价值不过5美分的冰茶。在这儿我们好像都疯了，我们还买了一些矿泉水，每瓶99美分，里面的水不过是从法国佩里耶等地免费得来的泉水。而在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用99美分来换健康的好水，真的很划算。鱼缸里的金鱼也应该这样幸运。

当我们将“战利品”堆在收银台的时候，外面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起来。在经历了200多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后，你就会忘记一朵云拂过太阳是什么样

① 美国的南部地区由于其低廉的房价吸引人口的大量迁入，随着人口的迁移，以及当地丰富的能源、农业资源，吸引着美国的新兴工业在南部的布局，从而形成了美国三大工业区之一——南部工业区，称之为美国的“阳光地带”。——译者注

② 迦南：由巴勒斯坦和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古代地区。旧约中，它被称为乐土。《圣经》中所谓“流着牛奶与蜜的迦南”。——译者注

③ 垃圾食品仅提供热量，别无其他营养素。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汉堡，比萨饼，糖果，碳酸饮料，薯片，薯条以及盐渍品等。——译者注

④ 能量棒，就是补充能量的棒状食品。它起源于1985年。它是一名马拉松运动员的妻子——一名营养学家特别研制的运动营养食品。——译者注

子。我们全都不住地眨着眼睛。收银员透过厚厚的玻璃窗望向外面，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见鬼，”她愤愤地说，“要下雨了。”

“我希望如此。”史蒂文说道。

她转过头来，看着史蒂文，一脸愁容。这位染了一头金发、守卫着加油站和快餐食品的小姐满脸不快。“最好别下雨，我只能这么说。”

“但是我们需要雨水。”我指出了这个事实。我并不想与收银员争执，而这片沙漠正在垂死之际，这是我作为图森人的最后一刻。我不愿意看到，这里因为缺乏降水而惨遭厄运。

“我知道，人们都这么说，可我不在乎。从明天开始，我要休息两个礼拜，我只是想洗洗车。”

那一天，我们行驶了300多英里，穿越极其炎热干燥的索诺拉沙漠，嘴里咀嚼着咸味腰果，心里充满莫名其妙的罪恶感。我们几乎都怀着这样的想法：在出发的这一天不要下雨。雷雨云在我们头上翻滚，仿佛要满足我们同胞的愿望——清洗她的车子，以作为这片垂死的土地最后的恩赐。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片沙漠的雨了。

5天之后，我们抵达了农场。到达的第一天，我们忙着收割庄稼、修剪树丛、打扫农舍，花了整整10个小时。感觉太累了，不想做饭，于是我们前往小镇，享用晚餐，可以选择具有南部特色的小餐馆，等半天才会在你的餐盘中放上食物，然后会不由分说放上小面包，不管你有没有要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健谈的女服务员，她是附近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生，专修护士之类的课程，要是她通过不了化学考试，就去当电视台的广播员。她说，自己正期待着周末的到来，露出满脸笑容，尽管外面山顶上已经乌云密布。弗吉尼亚西南部森林覆盖着的山坡和天鹅绒般的草原，对于我们被沙漠烤干的双眼来说，显得格外碧绿。然而，这里的森林和田地也在遭受着干旱之苦。那年的春天，旱灾侵袭了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

一声响雷在头顶炸开，接着雨水倾泻而至。此时，那个女服务员走过来收拾我们的餐盘。“听——”她的语气中流露出关切。“我们多么需要这场雨啊！”

我们的确迫切需要雨水，我们对这一点表示完全赞同。为收草料而种的草田因为干旱已变得面目全非。

“让我们祈祷吧，希望这会是一场大雨。”她说，继续凝望窗外片刻，端着一大摞盘子的手臂停在半空中。“希望雨也别太大，别造成什么破坏。”

在这里，我并不想故意吹捧，乡间的智慧要胜过城市的抱负。我只是认为，农场的孩子往往明白食物从何而来，其他人也应该对此表示关注。对于

整个家庭来说，当天晚餐上我们仔细思考了一件事：女服务员从农耕方面的考虑，对雨水怀有简单的渴望，相比之下，加油站的收银员对干旱的诅咒就相形见绌，不足挂齿了。我对自己说：我们还有希望。

这里的我们指的到底是谁？现在，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这里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一个灾害性的夏季，意味着我们的一些邻居就要失去自己的农场。剩下的人不得不继续耕种，或者长途跋涉到外地找活儿干。我们能感受到入学人数、当地经济以及土地使用和税收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水源、土壤和森林也遭受着危险，因为破产的农场最后会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的工作就是改变耕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当我意识到农业的意义，我所考虑的就不只是自己所在小镇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在干旱的季节祈祷降雨还是诅咒降雨，这可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你尽可以反驳，那只是人的愿望，并不重要，不算数，但是，人类却擅长将梦想变成现实，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外面的土地因极度干旱而垂死挣扎之际，过于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却不愿看到雨水的到来，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我们是否会坐在干净的汽车里被土壤掩埋，为更加聪明的外星物种腾出地方？

只要我们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就一定会做得更好。从上一代人开始，我们努力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北美洲的孩子们在五一劳动节前后开学，而在7月初的时候放暑假，却不明白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最忙碌的季节到农场里帮忙。在祖父那一代中，大多数人对于农业基本知识具有天生的直觉：各种水果和蔬菜在什么时候收获，哪些植物能够过冬，如何贮存其他不耐寒的植物等等。秋天的第一场霜冻会在哪一天侵袭当地，春天最后一场霜冻大约在何时出现。在最后一场霜冻之前适合种植哪些农作物，哪些农作物必须等到霜冻过后才能播种。哪些谷物在秋天播种。8月份芦笋长势如何。最重要的是：哪些动植物在临近的地区生长繁盛，哪些动植物在只有一点面粉、食盐和咖啡提供的地区却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在我这一代人中，极少数的成人（几乎没有孩子）能够回答其中的任何问题，更别说全部问题了。这样的知识正在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殆尽。

我们几乎说服了自己，这并不重要。试想一下，如果在所有学校中将农业定为和阅读课、数学课一样的必修课程，美国人民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将极其重要的语法和三角函数抛到一边，开始研究农活，许多父母一定会火冒三丈。生育高峰之后，家长们都满怀这样的想法：教育是摆脱体力劳动和土地的关键，毫无疑问，这两样正是农业生产必备的条件。对我们来说，某些地方，有某些人，如果足够了解粮食生产，提供给所有人维持每日

生命所需的食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有人了解农业耕种，有人熟悉乘法和《权利法案》^①，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相对于13个殖民地的历史，一片面包从田地来到餐桌的故事就与我们的生活缺乏联系呢？为何没有人设定这样一门课程，告诉我们每天如何做出选择——每餐吃什么？不正是对于食物来源的漠视才导致诸多问题吗？比如人们对于汽油过度的依赖，以及与饮食相关的各种流行疾病。

假使这本书并不是要讨论恢复学校对食品生产课程的设置（也许也有这个意思），那么，此书还包含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自我们全家人在加油站出发开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知道了如何管理自己的食物，甚至了解到食物的诞生过程。这是一个历时一年的故事，在这一年中，我们竭尽全力尝试自给自足，只食用那些真正知道食物来源的动物和蔬菜。我们努力从食物链中拧出大部分的汽油，即便这样意味着要放弃一些食物。我们最高的购物目标是，购买当地自产的食物，因为我们可能认识种植这些蔬菜的农民。通常，最后的结果是自给自足，因为我们学会了如何种植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翻土、播种，到有足够的知识应付所有农活。此外，从幼崽开始饲养动物，拥有足够的理智，控制自己不去给它们取名字。

这不是一本实用手册，目的不是让你粗制滥造出自己吃的食物。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小菜园，但是对于许多城市居民来说，种植食物就像是享受音乐的愉悦，就要自己谱曲、自己指挥交响乐一样不切实际。如果你就是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就把这个故事中有关农业的部分当成一堂关于食物的音乐鉴赏课吧——让自己熟悉作曲家和指挥家，能够提升自己的水平。了解土豆、甜瓜或芦笋背后自然生长的历史，能够帮助你鉴别出市场上的那些食物是来自附近农场的健康孩子，还是在货车车厢里虚度了宝贵青春的流浪者。了解食物生长的过程就会明白怎样辨别好坏，怎样在最适合的时间享用，这些技巧对某些人非常有用，某些人指的是所有享用食物的人，无论他们在哪儿生活，在哪儿的杂货店购物。

缺乏这些知识会导致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疲惫地面对各种商品标签，在对待食物时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我们会以不同的名字称呼死去的食用动物，想必是忽略掉牛肉和猪肉活着的时候怎么活蹦乱跳，四处奔跑。对于有害健康

① 《权利法案》，全称《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法律文件，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具有宪法的性质，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开始在英国建立，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译者注

的污染，我们会称其为“soiled”（污染）或“dirty”（肮脏）^①——这暗示着假如我们知道菜园里最多的成分，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接受治疗。我曾经带着孩子们的小伙伴外出去公园，想预热一下，告诉他们关于自己所吃的蔬菜的知识，但是这个想法有时却适得其反：他们会慢慢退后，大声叫道：“噢，天啊，这些东西太脏了！”成年人也是如此，想当然地认为蔬菜都来自于干净整洁、光线明亮的食品杂货店。我们就像任性的青少年，时时表现出对母亲的叛逆。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来自于母亲，但是却言不由衷，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对于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完全一窍不通。芦笋、土豆和火鸡腿——你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却不完全不清楚它们从何而来。我往往会认为自己夸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个编辑（她在一家著名的自然类杂志社工作）。她一直不同意此书中关于菠萝从地里长出来的说法。她坚持说菠萝生长在树上。于是我们会有如下的对话：

“农场有什么新鲜事吗？”我的朋友问道。她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喜欢我打电话告诉她最新的情况。她热爱美食和烹饪，关心整个世界，到处周游，经历比我丰富。这个特别的对话发生在早春时期，因此我告诉她菜园里生长着的植物：豌豆、土豆，还有菠菜。

“等一下，”她说，“你说的‘土豆长出来了’是什么意思？”她停顿了一下，重新组织语言描述她的问题：“土豆的哪个部分长出来了？”

“嗯，植株部分，”我回答，“茎和叶子。”

“哇，”她惊讶不已，“我从来不知道土豆还有植株部分。”

许多聪明的人们实际上对于植物的生长过程都一知半解。在课堂上面对孩子们的生物老师可能只知道花蕾从花朵变成果实和种子的过程，但却不了解三色堇到矮牵牛到菊花的植物连续性。这是他们唯一亲眼所见的事实。园丁们来到校园和城市公园，偷偷摸摸地挖出还没凋谢的花朵，再种上其他的花朵。（我的生物学教授的哥哥告诉我这个事实。）与自然过程相脱离也许正是整个国家不再相信进化论的关键所在。过去，自然选择和变化法则让孩子们深信不疑，因为他们能够观察到自然界的变化。无论农民的家庭是否懂得这些术语，他们却完全明白自然生长的过程，并开始效仿：通过淘汰、选择，提高家畜和庄稼的质量。而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直观地相信水果和蔬菜都是在生产车间自然产生的，想方设法让他们转变思想，明白植物王国缓慢的物种形成过程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① 这两个词分别以soil(土壤)和dirt(泥土)为词根，形容词表示“污染的”。——译者注